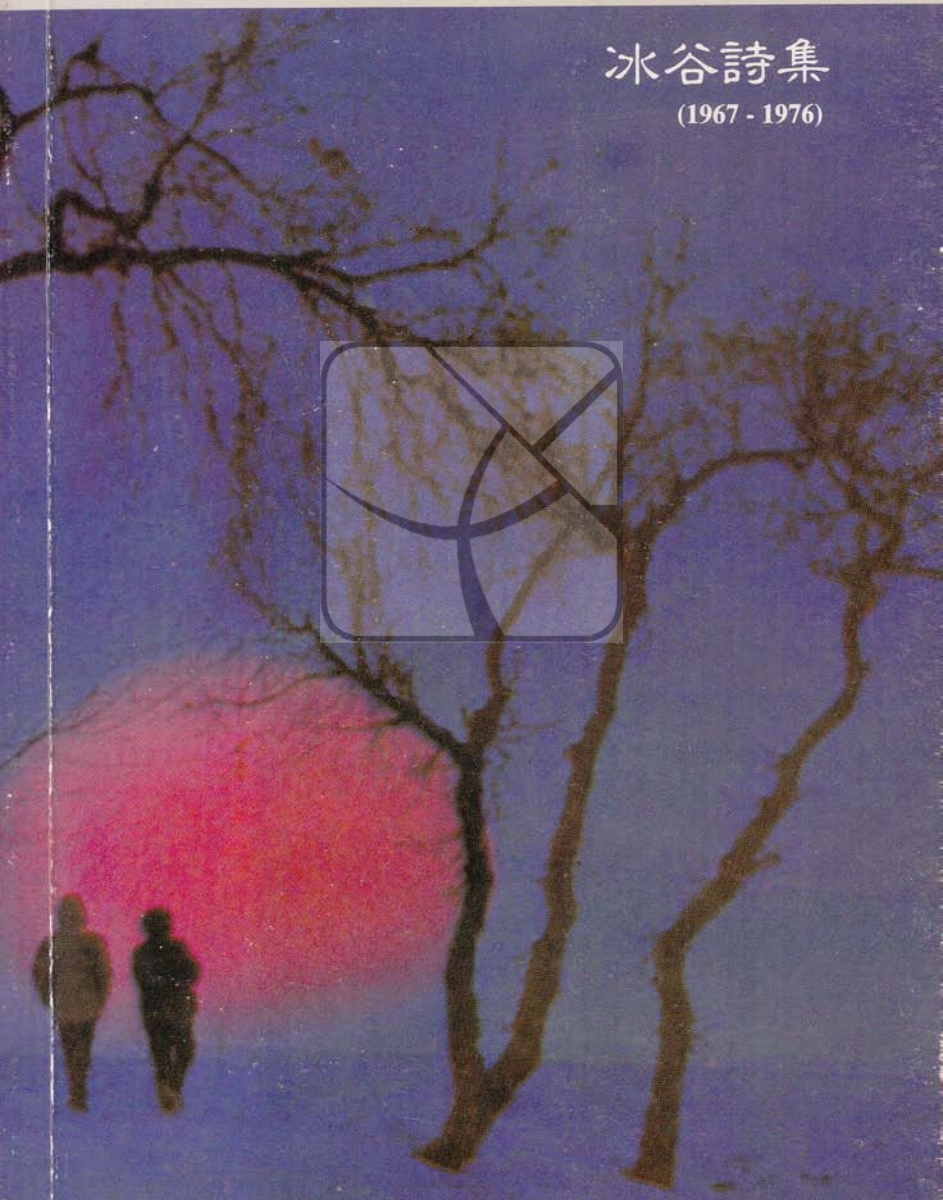


西貢，呵西貢

冰谷詩集

(1967 - 1976)





作者簡介

冰谷，本名林成興，原籍廣西容縣，1940年出生于霹靂州瓜拉江沙，1962年畢業於當地崇華中學高中，曾在吉中某膠園任高職，現任沙巴某可可園經理。

作者為“大馬華文作協”永久會員，曾任該會理事及“寫作人季刊”編委。在60年代，與楚適等組織“海天出版社”，70年與宋予衡等組織“棕櫚出版社”，作者任社長，出版一系列“棕櫚叢書”。

作者作品曾被“新加坡教育出版社”收入“新馬華文文學大系”之新詩與散文輯，以及“大馬華文文化協會”所出版之“馬華現代散文選”，作者之散文也被多家出版社選作中學華文教學課文。

交

行數

錯字

改正

12	擊	擊
4	橡與葉	樹與葉
8	實藏	寶藏
8	呼儘	呼嚕
1	鉤在	釣在
5	泌水	淡水
11	粉粉	紛紛
4	鳴啦鳴啦	鳴啦鳴啦
6	潛潛	潛潛
1	雕塑咸	雕塑成
15	孤的伎倆	狐的伎倆
20	的蜉	的蜉蝣
4	異城	異域
11	娜糖	椰糖
6	飾紛	飾粉
14	蝴蝶日般	蝴蝶一般
19	貿易	交易
6	船來了	舶來了
21	乾痛	乾癢
3	潛潛	潛潛
10	騷憂	騷擾
13	聽孤們	聽狐們
3	伙侶	伙伴
13	早在	早年

西貢，呵西貢

冰谷詩集

(1967 - 1976)



 遠東出版(馬)有限公司

CHINESE POETRY – Saigon Oh Saigon

作者：冰谷

出版人：林木海

出版者：遠東出版(馬)有限公司

FEP International Sdn. Bhd.,

6, Jln. SS4C/5 (P.O. Box 1091),

47301 Petaling Jaya, Malaysia.

1234567890M0987654321

ISBN 967-63-0151-5

承印者：聯合印務公司

Syarikat Percetakan Lian Hup,

A65, Jalan Sg. Besi, Salak South Garden,
Kuala Lumpur, Malaysia.

日期：一九九一年六月十五日

(一) “小城戀歌”的延續

“西貢，呵西貢”，是詩人冰谷在一九六六年出版“小城戀歌”後的第二本新詩結集，內收新詩八十三首，創作時間是由一九六七年至一九七六年。

距離第一本詩集的出版，時間剛好是廿五年。正如詩人自己在“後記”中所說的：“25年前，自己還是一名對愛情充滿着幻想的單身漢，有青春和朝氣；今天有了妻兒，而且兒女都已成長。這証明了25年歲月的演變多麼驚人！”。

冰谷出版處女詩集“小城戀歌”時，我曾寫了一篇題為“橡林中的歌聲”（已收入拙著“沒有鷄啼的黎明”）的介紹文章，說他的詩如其人，是道道地地的橡林詩人。現在再來看看集中一九六七年的十九首創作，還有一九六八年的七首作品，雖說在素材上，詩人已從他最為熟悉的橡林生活，走向波濤洶湧的海洋，由橡林的讚歌，演變成戀海，甚至開始他十分浪漫的浪人生涯。但若從詩歌的創作手法上來分析的話，冰谷的詩歌藝術在基本上還是處女詩集“小城戀歌”的延續。當然，在一定的程度上，冰谷的詩創作，無論在用詞及表達技巧，是比以前更為大大進步了。

(二) 鐮鈴響起了

細讀詩人冰谷在一九六八年的七首創作，再回頭來品味他在一九六九年的那首“渡過水湄”，我們顯然可以看到冰谷的詩風已開始醞釀變化。這時候，詩人已成家立室，而且第二代也開始走入詩人的現實生活了。反映在創作方面，冰谷開始用：

“冒烟的槍管，
過量的子彈，
烽火·烟氣·蕈狀雲……”

(三) 從水湄到戰場

詩人也像所有藝術家那樣，創作一定要不斷自我突破。有時候，詩人有江郎才盡的感歎，便是這種苦悶情緒在作祟。冰谷收入這本詩集中的，一九七〇年的詩作只有兩首：一首題為“一顆星落下來”，哀悼大哲學家羅素的去世；另一首“端午祭”，悼念中國愛國詩人屈原。

冰谷在一九七一年的廿三首創作，其中有一部份也是傷悼這一方面的延續，對象有“非洲的靈魂”——施懷澤，還有詩人，自己的父親的逝世等。在這一個時期，美國介入了越南戰爭，詩人用他敏捷的感觸，寫了一系列的戰爭詩，從“早凋的花蕾”到“湄公河的幽怨”，從“荒年”到“世紀病”等等，無不是反戰

的作品。其中主題篇“西貢，呵西貢”，也是這個階段的重要創作：

“昨夜，暴風吹落了多少家屋檐
幾許處女被擄掠當祭品
幾許人猶驚悸於美萊村的血漬
西貢，呵西貢
戰火奪走了你的貞操
且種下了毒果，種下了
那麼多沒法填寫姓氏的嬰兒

.....

西貢，呵西貢
你的未來如飄在天際的一朵雲
向左或右，向前或後，行踪擊在風上
或許你是馬蹄蹂躪下的落花
或許你是火窖熬煉中的片片瓦……”

另一首詩作“罌粟花”也是反戰的藝術控訴，讀罷掩卷，令人想起中國近代史上的“鴉片戰爭”，還有世界上許許多多弱肉強食，是非倒轉的悲憤事件！

冰谷雖然未曾親身經歷戰場，但年少時代也經歷過日本南侵，還有英軍重來後那段“緊急狀態”的血淚生活，再加上豐富想像，冷靜觀察，詩人便利用這種種“間接經驗”，寫出了許許多多令人感歎低迴的詩作！

四 離亂的史詩

在一九七一年的作品中，冰谷有一首題為

“遲到的重逢”，寫一對離亂中的伴侶鄭連捷與周心芳，是一篇極為感人的上品：

“ (一)

隔着山，隔着
海和霧
四十四載的相思，落在
烽烟蔓延過的國土

(二)

月已轉，星已移
却擋不住你
尋覓舊侶的意念
儘管雲和路
萬重烟，千里迢迢

(三)

你兩鬢已華白
心，仍是這樣年青
長途跋涉，只爲了相見
再一次的月圓……”

路遙知馬力，離亂見真情！冰谷詩中的悲劇情懷，在戰火連天中也好，在生離死別裡也好，可說已是寫得活現無餘了。

(四)冷靜的禪味

進入了一九七二年以後，冰谷的詩風又有了一個階段的轉向。詩人的筆尖一轉，開始

嘗試另一種較為冷靜但含有哲理的作品了。在
“變形蟲”中，詩人開始感歎：

“每一個人
只像一條變形蟲
那樣微小

只有在顯微鏡下
才能見到的生命
活着，原是一種悲哀……”

詩人在“露滴集”中，更傷心“快樂”的
短暫，同時又無奈“痛苦”的恒久：

“快樂只是一朵曇花
一眨眼即枯萎了
痛苦是千萬朵百日紅
盛開在我們心裡，久久不謝……”

這一類含有哲理，禪味十足的詩作，以六
首組詩構成的“時間的塑像”，以及“思緒兩
題”作為他的代表作。這一類型的詩，無論創
作手法，選字用詞，明喻暗喻等，均十分可取

！

“踏過幾許風沙路
太陽烤黑了你肌膚
日子在你臉額植了蒼苔
於是，你感到累了

從清晨工作到黃昏
種了一些青青的菜
植下幾棵仍待時間培育的果樹
你的步伐已蹣跚

總是還有一些未完成的心事
一些希望等待開花
可是，你已累了
沒有選擇，你默然走入那片蒼茫”

讀完掩卷沉思，那蒼涼已不知什麼時候滲透入你的心境，而暮色已暗然湧來，但四處的燈火尚未亮起。蒼茫，呵蒼茫！

綜觀冰谷從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六年，廿五年來所寫的八十三首詩，不，應該說是挑選出來的八十三首詩，無論寫景，抒情，狀物，感時或說理，都能在吸收別人營養的同時，創作自己的風格。技巧方面，早期傾向寫實，較為注重押韻及格律；中期比較象徵，形式較為放鬆，但音樂性很強；後期則深受小詩或哲理詩的影響，文字簡練，形式自由自在，內容却十分堅實。

內分享詩人的感動

冰谷這本詩集，原本想叫做“樹與鷹”。我認為書名不太突出，也不能概括集中寫得十分傑出的詩作，因此便大胆地將它改為“西貢，呵西貢”，同時也徵得詩人的同意。

越南戰爭早已成為歷史，西貢如今也改名為“胡志明市”了。波斯灣剛剛結束，西亞和平的努力可能遲早會變成事實。詩歌却是萬古常新的！集中作品所概括的素材雖已成為歷史陳跡，但我相信：讀者們在翻閱這些詩作的時候，一定也會好像我這樣，一齊分享詩人冰谷那份只有詩歌才能表達的感動！

（一九九一年五月四日於東京旅次）



目
錄

序 慧適

一九六七年

- 1 橫威海峽
- 2 水手預言
- 3 瀑布公園
- 4 花之濱
- 5 極樂寺
- 6 蛇廟
- 7 檳榔山脊上
- 8 漁村峇都丁宜
- 9 木蔻山
- 10 黃昏關仔角
- 11 日落洞花園
- 12 渡輪
- 13 水手的想望
- 14 歡欣的八月
- 15 呢喃
- 16 趕路的人
- 17 終站
- 18 門神
- 19 別了・小安妮

一九六八年

- 21 失去牧神的雨季
- 22 浪人
- 23 揚帆的日子

- 24 那隻手
26 响亮的踝鈴
28 丹戎憶舊
29 狩獵季

一九六九年

- 30 渡過水湄

一九七〇年

- 32 一顆星落下來
33 端午祭

一九七一年

- 34 穿牆人
35 非洲的靈魂
37 消息
38 老樹
39 鎮魂曲
41 仙人掌
42 叮嚀歌
44 早凋的花蕾
45 生命的悲哀
46 黑鴉的喜悅
47 瘟疫，來了
49 湄公河的幽怨
51 運河的荒涼

- 52 荒年
53 世紀病
54 西貢・呵西貢
59 無奈
60 斷奶的淒涼
61 罌粟花
64 成年的悲調
65 小浪人
66 千年的暮
68 遲到的重逢

一九七二年

- 72 花和樹
73 朽木
74 沒有歸期的離別
75 鴿鈴
77 幸福之花
78 水仙
79 黎明
80 詩人・你站在那里
81 馬的悲劇
83 水草
84 變形蟲
86 夜的側面

一九七三年

- 89 向更深的林間

- 90 露滴集
91 荒地
92 樹的期待
93 時間

一九七四年

- 94 摔角

一九七五年

- 95 時間的塑像

第一首：那棵樹

第二首：時間不會記得妳

第三首：海邊的故事

第四首：兩種觀念

第五首：人生

第六首：晚

- 101 思緒兩題

(一)石造的

(二)最後和最初

- 102 印度孩子

- 103 甚麼是不朽的

- 104 那一片叢林

- 105 鳥語集

(一)喜鵲

(二)烏鴉

(三)鸚鵡

四啄木鳥

五斑鳩

六麻雀

一九七六年

109

生命的浮雕

(一)橡與葉

(二)活潑的另一面

111

樹與鷹

112

農夫與暮

113

城夜

115

不枯的河

118

後記 冰谷

一九六七

栢
威
海
峽

栢
威
海
峽
詩
集

藍藍的天揉合了藍藍的海和山
岸上叢叢的椰樹畫着熊熊的熱帶
輪船久久拋錨爲了遠洋多風暴？
水手們流浪只因爲戀海。

渡輪衝開了浪花日夜來往
見沙鷗飛翔就想到男兒志四方
清晨裏漁家搖櫓喚揚帆
海峽終年有網不盡的寶藏

夜來了海峽迷濛如夢
海潮拍岸輕輕，欸乃伴着燈影
若問旅客心中的熱望和理想
——這裏早日建好橋樑

水手預言

檳榔嶼詩集

今夜裏星月淡淡
檳榔嶼海峽燈火朦朧
我拉起了生鏽的錨，悄悄啓航
別了，我留不住的戀

那一天，我隨船泊在這海峽
去島上飲椰子情調的風光
忘了夏威夷那些綠浪。忘了
過去島嶼間人魚的傳奇
而今後我的記憶在東方美麗的花園

我曾畫夢於花之濱的沙岸
快樂山的夜晚宜飲葡萄酒
在關仔角漫步與海風絮語
然後臥在檳榔山背的雲霧上

今夜啓航，我回到多瑙河畔
小戀女，將來渡蜜月，我們
不在水城威尼斯，不在愛情海
我們要來檳榔嶼，聽蕉風椰雨

瀑布公園

檳榔嶼詩集

是這般激昂，這飛瀑歌聲
日夜震動深邃的曠野
從檳榔山腰急急奔下
如銀河倒瀉，它的青春的生命

過了小橋流水來到大草場
熱帶美麗的花奔處處開放
山林裏，小鳥從黎明唱到黃昏
獼猴們不再畏人入深山
牠們溫和地與遊客握手言歡

這裏有古樹參天，綠蔭片片
八角涼亭，倦了可以憩息
這一片幽深的綠如夢幻一般
滿池紅艷艷當荷花盛放的季節

黃昏熱鬧，夜晚是愛侶的天堂
青年人的戀繫於此
老年人的回憶駐於此

(一九六七年二月廿一日)

花
之
濱

——
栢
榔
嶼
詩
葉

丹戎武雅，美麗的花之濱

它永遠明媚，一年四季是春天

總那麼誘人，它的聲欸，它的歡笑

銀白的沙灘闊又長

陽光下斑駁的貝殼閃着金光

走在岸上可以遠眺白雲青山

海峽平靜，海水湛藍

年青的男女喜歡在此弄潮逐浪

展示他們的青春與夢想

陽光柔和海風更清爽

椰子樹下但見綠瓦紅樓

美景如畫，不知是人間抑或天上？

夜來了潮水輕輕叩岸

這時刻最宜坐在岸岩上聽潮

讓海的旋律在你心中盡情奏唱

（一九六七年二月廿二日）

極樂寺

——
檳榔嶼詩集

極樂寺，你是亞依淡的標誌
高高地矗立於檳榔山麓
你宏偉堂皇，氣象萬千
你鍾靈不俗，傲視一切

斜陡的石級像一條蜿蜒的龍
這甬道是小市民生活的廣場
精緻的手工藝看得你眼花撩亂
還有聞名遐邇的荳蔻，蝦膏……
凡島上名產，都可一一買到

拾級而上來到寺前
不知跨過了多少年代和龍卷風
硝壁依然鏤着先輩的名言墨寶
俯視池中龜群與游魚悠然自得
牠們是否也聆聽梵音欲悟禪？

七級浮屠拔地而起直入雲霄
香火不滅的大雄寶殿金碧輝煌
四大金剛怒目而視，威風凜凜
你幾疑神遊仙國進到水晶宮

藏經樓畔的暮鼓晨鐘，不知
敲醒過多少庸人的幻想？

蛇廟

栢
榔
嶼
詩
集

孟脚蘭是喬治市外靜謐的地方
到了星期假日車馬就喧鬧
這裏有座聞名邇遐的蛇廟清雲巖

不及極樂寺的氣象磅礴
蛇廟的香火隆盛只因神奇
纏在香炷，神龕和花枝上的
總是條條恐怖的影子。總是
斑駁的青蛇這種動物

見蛇們蠕動就使人驚駭
雖在廟裏牠們都柔順溫和
是暮鼓晨鐘將牠們的野性默化
還是受了先知仁慈的感染？

蛇與人能和平相處
一起悟禪同生活，互不侵犯
那人類舉旗戰爭該多麼羞恥

（一九六七年二月廿七日）

檳榔山背上

檳榔嶼詩集

檳榔山，巍巍立在亞依淡
這綠島的背脊，是避暑的好地方

爬山的纜車像隻大甲蟲
一路上可聞飛瀑流泉的吟唱
雲霧飄飄磅礴在山腰

幢幢食風樓座落山頂上
處處是綠蔭，氣候更涼爽
熱帶的奇花異草看不完

站在山脊上俯瞰綠島
脚下的景物有如一幅畫
滿眼是雨傘似的椰樹叢叢
那些突起的大廈變成孩子的玩具
迷濛的海峽只見一團煙靄

到檳島不要忘了登高攬勝
在山上可以留住春天的行腳

(一九六七年二月廿八日)

漁村峇都丁宜

栢
椰
嶼
詩
葉

彎彎的海岸，沙灘雪一般
錯落的高脚屋出現在椰蔭下
家家門前掛着魚網一張張

峇都丁宜這平靜的漁村
黎明時漁夫頻頻喚揚帆
他們要趁早去海上撒網

漁夫生活在茫茫的藍海上
爲了尋找魚兒的方向，他們不顧
風浪淘盡多少年青兒郎

黃昏裏漁舟載歌歸來
漁村有一陣歡呼和熱鬧
這時刻漁夫們的笑臉一如霞光

木 寇 山

栢
榔
嶼
詩
葉

木寇山有人又叫痲瘋島
是痲瘋和肺癆療養的地方
和檳榔嶼就像鄰居般親蜜

這小島沉靜又美麗
綠的水青的山・風景詩一樣
病患者不會受喧囂侵擾
這裏不隨意讓人來往

痲瘋在木寇山並不可怕
患者還可自由戀愛和結婚
肺癆也不意味着絕望或死亡
多少病癒又回了家鄉

病人更要人間的溫暖
只要向前憧憬就有陽光和希望
木寇山是療病的「烏托邦」

(一九六七年三月八日)

黃昏關仔角

——
檳榔嶼詩葉

斜陽把胭脂抹在大海的胸膛
街上的燈盞漸漸放光
這時刻人們喜歡漫步關仔角
看海上日落那神奇的變幻

走完了長長的海堤
樹下排着的長椅你可以歇憩
餓了這兒有密集的食檔
吃的喝的，樣樣都齊全經濟

輕柔的海風習習吹送
想要望潮最好憑靠海堤
關仔角是散步兜風的佳地
到這裏來的並不只是情侶

(一九六七年三月九日)

日落洞花園

栢
柳
嶼
詩
葉

位於高高的坡上
這花園落英鋪地，綠草如茵
當你拾級上圓形的草坪
別忘了你是站在蓄水池上

無憂失落，此地有巨幅的島圖
為你指示方向。只怕
迎人含笑的嬌花叫你着迷

白天這花園風景平淡，到了
日落月升就有神祕的氣氛
幽幽的花叢樹下，夜夜
總有對對牛郎織女偷偷渡銀河

在此最好遙望喬治市的夜色
遙望盞盞閃動的燈光，遙望
靜靜的海峽，天水相吻的地方
星與燈揉合的繽紛和燦爛
那一海瓊漿

如此已夠人酩酊一世紀了
身傍更有麗人吐氣如蘭

任更深露重，霧靄瀟瀟
在花園只感到時間太匆促
這裏的故事長過天方夜談

渡 輪

——
栢
柳
嶼
詩
葉

從碼頭上承接那麼多重量
那麼多車輛，貨物，那麼多脚印
轉送無數的歡忻。載着
許多沉沉的哀愁

穿過海峽的胸膛，你的航程
就如此短促，却又趕不完。日夜
總有那麼多人匆匆呼渡海

我說：你是浮動的橋樑
聯繫着被分離了的土地
不畏浪濤與風雨是你的意志
你的記憶，那一海的藍

到了月落星沉，你倦了
於是拋錨，在碼頭靜靜垂釣

水手的想望

——
栢
榔
嶼
詩
集

今夜在船上，想明天
我歸期的渺茫

我原非戀海的孩子
一時衝動，我浪跡海上
讓記憶斟滿深深的藍

患水腫病的日子
向前茫茫，向後茫茫
夜裏浪濤汹涌，海神呼儘
星子們的眼睛圈着霧團
港灣淒迷，水湄冷冷寞寞
這時刻我遂想起綠島

不迷戀異域美人魚的情調
我心中負着沉沉的鄉愁
痴痴呼喚，鄉土的溫馨
咀嚼椰樹下，風和雨的親切

掌舵向着檳威海峽
親親，妳候我在綠島的碼頭
接一囊珊瑚和貝殼
接我一身濃濃的腥鹹味

我要歸去，歸自淼淼的海上
明天，我不再是流浪的雲

歡欣的八月

慶祝大馬獨立十週年

想及八月，想及
木槿花燦爛的季節
白鴿又銜來新曲

彩旗飄在孔雀藍的天空
烟花驚醒了星辰
爆竹震動了城鎮和鄉村

十年前，當號角
第一遍响起的時候
我們的心開始有了喜悅

踏過了無數荊棘叢
迎風雨趕着迢迢的路
今天，今天我們挨近了黎明

舉一杯祝福的酒喚你
八月，歡欣的八月
木槿花開遍的八月

（六七年八月於吉打）

呢
喃

於是我乍然醒來
當你以千手撥開雲霧
蓮步向我

從此不想及飲月
睬過花間路，不再獵
紅裙子的蝴蝶

若曾經我們是守望的星
如今已流過月色
流過許多混沌和茫然

從此我不復是蒲公英的花絮
因你是一片綠草原
可以任我紮營放牧

七彩橋相會之後
秋子呵，夜夜
我夢裏遂有呢喃的種子

趕路的人

致
北
藍
羚

迎着風，迎着雨，迎着
白天火紅的太陽
和夜晚冷寞的星星月亮
你在匆匆趕路

是雨季了
路好泥濘
欲採的春花仍遙遠

在廿世紀的畫廊
槍聲擦過我們耳際
你以畫板和采筆
描寫那些砍菩提樹的族類

你永遠醒着
你的繆司也醒着在路上。

終 站

標幟着陰森與復遠，西方
樂於接引每一個浪者
而且不追蹤他的過去，以及榮辱

叩門者披一身星光
揮舞着叮噠多彩的花環
默默承受了許多榮譽同祝詞
而陪客們總抹一臉陰沉
眼神是低氣壓的晴雨表

遠離市塵，無車馬喧
那兒可以靜靜地午寐千年
人生的痛楚，悲劇的痛楚
一轉身，都如湮隱退

畏懼無用，清醒無用
走完了橋與路，我們
總要叩那扇門
無可逃避，那是唯一的終站

似一尊木然的塑像
你荷槍企立
背向鐵柵
以獵鷹的眼盯着街上

門
神

車輛人潮的流動
守一城不屬於自己的財寶
讓日子流過你眉梢
無視於風雨，無視於暴力
你恆是企立，如關帝的忠耿

鐵柵總有人進進出出
挾大疊大疊的紅鈔
而於他們眸中
你非神的形象，乃一粒微塵

別
了
，
小
安
妮

水
手
的
情
歌

鈎在海底的錨已被拔起了
小安妮，讓我以雙眸
爲你雕一尊塑像吧
故鄉和你，將與我隔離

今後，我是被放逐的魚
海以魔掌握住我的動脈
讓我嘗恐龍的疊浪
吸盡海族的腥鹹

小安妮，我知道
妳有許多遐想。怕
異島上披着長髮的雌魚
以赤裸的胸酥釣我
怕法蘭西的空酒瓶
在昏暗的巷尾，將我擊暈

放心吧，小安妮！我會
緊記我們迢迢的誓約
當船吻着水湄的眼睛
任伙伴們去瘋狂蘇西黃
瘋狂花市的香水和薄荷唇
我會逃避那些瘟疫的區域

別了，小安妮
往後的日子，我會被

釘死在冷冷的甲板上
以千里眼預測季候風和霧號
觸目是交纏的經緯度和航海圖
還要讀那張船長的海盜臉

以後，沒有了泌水
沒有了水菓和蔬菜
季節病就比相思病更嚴重了
小安妮，若妳依然牽掛我
就向小熊星爲我祝禱吧

碼頭已冷，船已蠕動
小安妮！讓我
以雙眸爲妳雕一尊塑像吧

（六七年八月廿三日於大馬吉打）

一九六八年

失去牧神的雨季

重陽後，沒有人再登山了
但日子潮濕依然，飄着
花雨，打落了太陽的光源

季節失去了牧神，早晨
草原上沒有人吹響牧笛
不見牧犬，不見羊群
也難尋一張微笑的臉譜

后羿呵后羿，你該悔恨當年
射落九日，以致今天
農家們，有曬不乾的穀粒

紛紛花雨中，聲聲怨語
沒有一條路通向揮汗的牧場
蒼茫的天空一臉憂鬱

鳥聲稀，花也不語
黃昏裡沒有星星來鋪路
在雨季，在失去牧神的日子

（一九六七年歲暮於大馬吉打）

心境是一片秋意
屬於流雲的孩子
脚下，踩盡了落葉的淒涼

浪
人

向着和故鄉相反的路
如一個苦行僧
餐異地的雨露

背上，恆是那個行囊
裝進了許多冷寞和孤獨
難以負荷的，是沉沉的鄉愁

今夜，露宿於昏沉的街巷
不知道明天，也不知明天的風向
只有太陽依然自東方升起……

(六八 · 五 · 二 · 吉打)

楊帆的日子

給
清
疆

有逆風，有巨浪如恐龍
揚帆的日子
藍藍的海，海外是高山重重

鳴啦鳴啦，海嘯怒吼
撒旦那廝哈哈狂笑
鯨們鯊們更時時張着口

滿眼蒼茫，燈塔失蹤了
揚帆的日子
暴雨之後，仍然有暴風

穿過霧，穿過層層風險
舵手呵，揚帆後
幸福的港灣，總在前頭

(六八年·五·十二·吉打)

那隻手

紀念湯杯名將曾宮夏先生

雨淒淒，那日
你終寂寂地走了
向着永恆，向着
西方，向着落葉的方向

回憶過去，回憶
二十年前，當你還年青的日子
你那隻手，那隻力拔松彬
的手，一支球拍
曾劈開倫敦濃濃的霧
沙場百戰，以斯巴達的英勇
今天下多少英雄
喪膽，鞏固了球國的王朝

是那隻手，那隻緊握
球拍的手，使你的名字
錚錚然，閃爍如星
且挾古希臘的榮耀
你遠涉印度，淘洗恆河的沙礫

五年的流放，飲盡了異鄉風雨
歸來時，球國正多滄桑

你不辭勞苦勵精圖志
重建王朝的雄風。一年風雨
貧病交迫，你歷盡人間多少嚴寒

當無情的黑衣僧，以霹靂的
巨响，震落了你手中的球拍
多少眼淚，潛潛落在你的楊旁
人情冷淡，幾許人聽到哭聲

榮歸日，舉國騰歡
球國的彩旗又在飄蕩
而永無歸期的，永無歡笑的
是你寂寞的靈魂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八日）

响亮的
踝鈴

來自永恆，來自蒼茫
像小天使的輕盈降落
人間，從此有了你的形象，小湄
從此，你以兩扇琉璃的小窗
探測這世界的紛亂，從此
你的名字，植在祖國的土地上
沐赤道的火眼，吸橡樹的乳液

是你，是你呵小湄，使
一個年輕短髮的女郎
趨向成熟，並享有雌性的驕傲
使她偉大，使她不朽，使她
產生另一個愛，擁有一個通用的
美名，像許多婦女擁有的

你來後，小母親
與我，感到古希臘的榮光
我們三人一體，而你是主宰
你笑，滿屋子喜
你哭，滿屋子憂
鈴鐺，鈴鐺，當你踢响踝鈴
所有的眼睛的焦點
落在搖籃，落在你嬌小的臉上

踝鈴沉寂，是你睡了
小湄，你可曾夢見星星
夢見在林野裏追白兔，騎花斑鹿
鈴鐺，鈴鐺，踝鈴响了，你醒來
醒來聽小母親的搖藍曲

小湄，你以你响亮的踝鈴
招呼小母親，招呼我
你以你响亮的踝鈴，標誌你的
生命，如何起的潮……………



丹戎憶舊

懷慧適

醒在黃昏後的燈盞張眼了
今夜，我又落足島上
在丹戎海濱的堤岸上默想

蕭蕭的海風在我耳畔絮聒
嘩啦嘩啦，晚潮報漲了
星空璀璨，一如多前年的夜晚

許多年前那一夜，我們
在潮聲裡遍數海面浮動的燈光
還訴說了彼此對生活的想望

今夜，燈火依舊，潮聲也依舊
只是你，你已飄向南方
何年何日，我們再能握手聽潮？

狩獵季

寄
陳
慧
樺

我們不能守望黃昏星，四年了
不能再踏响長街簌簌的梧桐葉
自那狩獵的壯志凜然升起
在你思索了復思索的心中

以後是乖戾的癩癩的羊角風
以後是長長長長的狩獵季
而海明威以滿臉的鬍子誘你
而艾略特以荒原的晦澀惑你

狩獵季，你該不是孤獨的
詩神與你同在，蓮開在掌中
彌敦道之外，多角城之外（註）
碧潭的舟子，陽明山的櫻花
一一侵入你的瞳孔，你的記憶

自那狩獵的壯志凜然升起
四年了，你在雲外，山外
欲獵盡異國的風情
欲將繆斯植滿你的行囊

狩獵季，長長的狩獵季
你已制服了乖戾的癩癩的羊角風

註“多角城”是陳慧樺的一本詩集。

一九六九年

渡過水湄

渡過了水湄

主呵

賜我以安寧

告別了槍聲和炮响

主呵

讓我濯盡滿身疲困

濯盡毛髮間

的污穢和泥漿

從此我告別伙侶和鄉土

從此我告別憂慮和苦難

從此我告別轟轟的沙場

我的一雙手染過血

我的眼睛冷酷如鷹

過去，曾以原始的殘暴

獵那些掙扎逃亡的簇類

冒煙的槍管

過量的子彈

烽火。烟氣。蕈狀雲

雕塑我咸飲血的多角獸

如今，渡過了水湄

在另一國度

沒有鷹，沒有獵季

主呵

賜我以永恆的寧靜



一九七〇年

一顆星落下來

泰吾斯河的霧濃了
燈熄後
不列顛以外也感到黑暗的痛苦

你就遠行去了嗎？
留下那麼多蒼白的臉孔
和無數呻吟與悲哀

你的手
撫慰過火藥烙傷的軀體
而仍有人偷放億萬噸毒氣

你去後
淒涼的感到更淒涼
無援的就更加無援了

悼
羅素

你去後
狂妄的鷹益加狂妄
白鴿再也不寫美麗的晴藍了

你去後
一顆星便落下來了
人們再難守望第二顆星閃

（一九七〇年三月二十六日）

端午祭

我們依然吃粽子
依然年年悼念端午的英靈
雖然，雖然此地不見龍舟

二千多年前，汨羅江的
幽怨，今天仍然悠悠流過
我們的血管，流向
更遠更遠的未來

昏君迷於諂言，將你放逐
唯有浪蹟江畔吟歌
一曲「離騷」，訴盡了你的
心懷，今天下多少臣民喟歎

懷才忠耿而遭嫉
你把英魂葬在汨羅江
從此，人人惦念着端午

（一九七〇年五月卅一日）

一九七一

穿牆人

給
艾
斯
堡

以阿婆羅的衝動
穿牆 碎石
揭示牆內 多年隱藏的秘密
於國人 於世界

基於一種澈悟
讓人們知道那些血腥
那些以淚寫就的故事

由於你的勇智
(加上一分懺悔)
湄公河的歷史要重寫了
而密士士比河滌不去國耻

而阿拉斯加的奇寒
亦壓不住鷹們的怒焰

但世人終於明白了真像
狡兔的詭辯 孤的伎倆
無以遁形

穿牆人呵 是你
那些斷臂的沉痛 火焚的嚎啕
獲得更多同情

穿牆人呵 是你
真理擎起勝利的旗

非洲的靈魂

施懷澤逝世五週年——九月五日——五年前

一片黑色的雲
飄過非洲叢林，整個
東方和西方驚動
黑人哭泣

你便如此躺下嗎？
非洲的靈魂

你是人，是神，是仙
在世入眼中，你仍活着
施懷澤，施懷澤
你的名字永恆，精神不朽

廿世紀的釋迦牟尼
入黑色的大陸
潛修，將肉體磨鍊
含着現代的憂悵
噙着眼淚與痛苦

你以整個生命
緊緊擁抱愛
愛天地萬物
即使一朵花一根草
即使一只螞蟻或更微細的蜚

不畏熱帶林瘴，毒蛇與猛獸
建醫院，消除病苦
傳播文明，喚醒蠻荒
一切全不祈求報償

啊，施懷澤！
你仍活着
你的名字也永遠活着

（一九七一年一月五日刊于商報「綠原」）



消息

那麼令人就憂
每天的行情，總是
我們失望的消息

麵包漲價，醬油漲價
糖漲價，漲價漲價漲價……
只有我們的工資反而削減
因為倫敦每天放出的消息
總是行情又落了多少多少

不怕落雨，雨後的藍晴更美
不畏膠樹落葉
葉落後枝頭又披上綠裳
令我們愁悶的只是那消息
那消息，如鐵圈緊箍着我們咽喉
多少次，那消息
教我們掉落眼淚

每一天的新聞都是不幸
每一天，我們就憂
我們的血汗被現實吸乾，就像
膠樹因乳體流盡而死亡

什麼時候，倫敦呵倫敦
你的消息
可令我們歡欣？

（一九七一年三月杪於大馬）

老 樹

生命到達悲哀的階段了
膠價又吹起淡風了
園主說：讓它們自生自滅吧
老樹
已沒有利可圖了

於是，園坵又解僱工人了
當他們步入
老樹一般的年齡

於是，膠林裡
老樹
已沒有人問津了
溝通在樹與樹之間的
小徑，也因無人蹂躪而荒涼了

鎮魂曲

——
獻給父親在天之靈

你靜靜睡了

一九七一年正月十九日
那一天夜晚，當人們正在想
怎樣捱過禁放爆竹的年關
父親，緣何你竟悄悄睡了
睡了，永遠不再醒來

橡葉飄零

那情景究竟含有多少悲懷？
你飄向落葉的方向
進入另一個永恆
緣何不留下半句遺言？

你就睡吧，父親
無須有絲毫牽慮
孩兒經已成長，可以
代你承擔國家的苦難

孩兒的立姿像你
如臨風的棕櫚
沒有搖洩，心是這樣堅定

你就睡吧，父親
今後，年年三月

細雨招魂的季節，孩兒
踏着山徑的泥濘，問候
你的安寧，探訪你在
異城的消息

你沒有歡樂

父親，你去休息了。
當你把生命獻給了國家
鑛場上，膠園裏，森林中
——次過你的足跡
你過番時
膠樹剛在這裏生根

今天，國家已換了面貌
人們都夢想着未來
而你却睡了，父親

你醒時
飲着生活的痛苦
你睡時
同樣沒有歡樂

（一九七一年五月十四日）

總佈滿荊棘，總如此
崎嶇，我走過的道路
多風，多雨，多泥濘

仙人掌

都來吧，一切魑魅魍魎
我總要走過去的。即使
前面是一個景陽崗

那管甚麼龍捲風
我不會被擊倒的，不會被擊倒
我的意志是沙漠中的仙人掌

(七一年五月三夜·吉打)

叮
噹
歌

叮噹，叮噹

不是數佛珠唸經的時辰
這聲響，不是暮鼓或晨鐘

叮噹，叮噹

這是我心裏的歌。我想
以歌敲醒昏睡中的天才
專思構兇器毒氣的頭腦

我的歌，我的叮噹

一種無奈的警告：
戰爭引起更多貧血症
有菌雲散漫的地方
夢想幻滅，陽光死亡

我明白沒有第二個耶穌
只有釋迦牟尼看上菩提樹
現實中，一切都虛假的
誰願擁抱着敵人微笑起舞？

我深知，我的叮噹
不比賣假藥的破銅鈴

經營軍火生意的大亨們
不會留意，更不願聆聽

不過，我固執自己的理想
我隨街搖響我的鐘鈴
我唱的仍舊是這首歌
叮噹，叮噹……………

（一九七一年五月廿六日）



早凋的花蕾

如玫瑰 早凋的蕾
沒有陽光
沒有雨露的栽培

自那一顆流彈
在天井裡開花
便炸走了 你的春天

從此 走另一段路
沒有老祖母的故事
沒有夢 沒有螢火蟲

另一段路 淚和苦
沒有娜糖 沒有蹺蹺板
沒有可盪的鞦韆

另一段路 另一個淒涼
沒有課本和畫具
轟轟的飛機代替了風箏

那小臉 出奇地白
眸中有超齡的悲哀
屬於笑的 只有那烽烟

風雨中的幼樹嗎？

哎 早凋的花蕾

(一九七一年六月三十日)

生命的悲哀

槍聲緊促 烽火燃眉
房屋在風中焚化 樹木成灰
我唯有隨衆逃亡
遺下一切 隨身的只有這柺枚

缺少了一隻腳
我只有落在衆人後面
急促中 衆人失去方向
我更缺乏堅定的目標

雨季裏耕田 旱季種菜
我原是一個健壯的農夫
不取巧 不偷懶
太陽是我工作的指南

那天 大鷹在藍空裏盤旋
突將彈藥投下了田野
便這樣 我失掉一隻腳
許多同伴平白斷送了生命

從此銹了 我的鋤頭和鐮刀
即使更窮困 過去
我不埋怨生活的痛苦
今天才明白 真正的悲哀

還沒有平息 那次的驚慌
今天又面臨更大的逃亡
一隻腳 一支柺枚
烽火下 如何度過重重難關？

黑
鴉
的
喜
悅

黑鴉呵 今後
不必爲覓食爭吵了
人們的容忍到了這境地
他們的怒火 你們的喜悅

多少烽烟 你們一定看見
從城鎮而至僻靜地帶
從森林到沙漠浩海
經過的地方 吞噬了幾許生靈

此刻 黑鴉呵
不必爲覓食煩惱了
焙焦的屍體已腐朽
而荒涼的墳場已魂滿

黑鴉呵 不必震驚
槍彈瞄準的只是高等動物
你們可安全掠過菌狀雲
收殮那曝露的遺魂 那些無依

人們缺糧 喚着捱餓
你們有享不盡的豐餐
烽烟愈烈 愈大的喜悅
黑鴉呵 何幸生於現代？

瘟疫，來了

瘟疫 來了

從綿綿的戰火中 從人類
很野蠻的廝殺聲裏

殺呀 千萬人衝上去
千萬具屍體躺下來
砲彈穿胸 鋼刀噬血
黑鴉也啄吃不完腐屍

於是 瘟疫來了
億萬的微菌活動人間
人類已走進了死亡邊緣

從腐朽的到健康的
軀體 沒有幸免
自蒼老的至初生的
生命 無可逃避

由人體到人體 微菌
透過空間 跨國越洲
自湄公河以後
阿拉伯沙漠 吳哥窟
以及喜瑪拉雅山麓

瘟疫的毒菌

吞噬生靈 已多少年代了

今天 它們又將觸角

伸向二十世紀

從綿綿的戰火中 從人類

很野蠻的廝殺聲裏

瘟疫 來了



湄
公
河
的
幽
怨

自兩岸的戰火 響徹雲天
湄公河呵 多年來
妳便一直嗚咽着那首
沉痛的歌

碧藍的水 不再碧藍
婦女們不來汲水和浣衣
不見飄盪的畫舫
漁舟 躲進了港灣

湄公河呵 詩人曾以赤誠的心
用文字 把妳的形象傳給遠方
畫家以多彩的筆
告訴人們妳婆娑的倩影

湄公河呵 妳知道
幾千年來 國家的苦難
今天 人民陷入了戰禍
妳遂唱不出輕快的歌

以血汗
以粗壯的手

人們建起兩岸的繁榮
是誰把大門打開？
讓敵人把槍彈運來

湄公河呵 妳可以見證
炸彈 膠油彈 毒菌雲
擊不倒正義的旗

今天的血
今天的英勇
將是明天歷史的光榮



運河的荒涼

自烽烟冉冉升起
耶路撒冷的先知們哭泣
人類呵 再一次築起藩籬

蘇彝士 短短的距離
又回到了十九世紀
今天 輪船只能在運河外航行

烽火烟雲，叫人迷失了自己
雷塞布呵 你九年的血汗（註）
白流了 那隨你投荒的靈魂必哭着不幸

付出了代價 歷盡了萬苦
若你目睹今天的荒涼
雷塞布呵 你一定悔恨當初

憶當年 船們飲好望角的巨浪
祖先們的犧牲 爲了縮短距離
今天我們寧爲槍彈作遊魂

蘇彝士 淡淡的憂悵
當一天紅海的烽火未滅
這短短的距離 就難以通過

註：雷塞布即 Ferdinand de Lesseps，法國人，一八五六年開鑿蘇彝士運河，歷九年而成，縮短了東西方的航運。其後又投資開巴拿馬運河，未果即因破產而遭控入獄。出獄後不久遂病逝。雷氏生於一八〇五年，享年八十九歲。

荒
丰

不要夢新衣了

孩子 媽媽也沒有分紅包

門口也沒貼上紅紅的春聯

媽怕想起戰火中

那恐怖的鮮紅

孩子 就這些淡菜了

鷄 還有牛和羊

都已進了敵人的肚腸

別鬧玩爆竹了

孩子 你們聽

那日夜不停的鎗砲聲

多响 多叫人心煩

爸爸去遠足 忘了帶日記

沒有回來了

路很遠 他也許不會回來了

世紀病

生命 竟暗淡
如衰老的夕陽
沒有人敢預言
下一刻的霧怎樣 風怎樣

這是荒年
流行黑衣的季節
母親們 竟日把笛橫在唇邊
奏那首幽幽的招魂曲

一片枯乾 草原上
不見牛羊 牧場蕩蕩
牧童正哭訴烽火嚇走他的良伴
奔逃中 他掉了一隻芒鞋

昨夜 戰馬踏過階台
有不足月的胎兒
被槍聲撩落
教堂的鐘聲 遠了
牧師肅穆的禱詞 也遠了
食屍鳥在灰色的空間打旋
多少墓
沒有石碑和名字

這是太空世紀
阿婆羅衝破了廣寒宮的冷寂
這是荒年
流行黑衣的季節

(八月卅一夜·吉中)

西貢，
呵西貢

炮車在你身上劃出了無數轍痕
燒夷彈烙傷了你的脊骨
每天多少殯列遊行已不是新聞了
西貢，呵西貢

斷壁頹垣，林木如焚
你在天天飾紛打扮
而悍鷹時時在剝啄你的杏容

從此春天告假去遠方了
草已變色，花兒也不再開放
湄公河流着淒淒的水，敵人的血腥
西貢，呵西貢

是誰把毒菌種下
讓菌苗遍地傳播，並開放成傘

穿花蝴蝶日般，那些
飲太平洋綠浪的水兵
擾亂了你的黃昏
散佈除了戰爭
最恐怖的病症
瘟疫、越南玫瑰、梅毒
但有人願接受那溫柔的死亡

一個年輕的女人
在坍塌的城堞上守望
那個遲遲未歸的出征人
她耽心自己將成新寡，孩子成孤兒
西貢，呵西貢
多少母親夜夜在喊魂
望斷了歸路，古道正蔓着青苔

奠邊府，是個美麗的歷史
民族的心因它而振奮
而那已成了不堪咀嚼的記憶了
今天人們患了第三期遺忘症
遺忘了祖先們的血與英勇

如黃昏後的蝙蝠
候鳥出沒在黑暗的陋巷裏
髮間撒滿香水，臉上抹着殘霞
以裝作的笑製造嫵媚
西貢，呵西貢
白蘭地大兵又在黑巷醺倒
且以廉價完成了一宗貿易
一邊是噙淚換取小小的溫飽
一邊是藉酒癱痺自己的神經

昨夜，暴風吹落了多少家屋檐
幾許處女被擄掠當祭品

幾許人猶驚悸於美萊村的血漬
西貢，呵西貢
戰火奪走了你的貞操
且種下了毒果，種下了
那麼多沒法填寫姓氏的嬰孩

船兒泊岸，船來了嬉皮士的幽靈
迷幻藥、海洛英、大麻
市儈們張開大口
欲吸進每個可能的銅板
然後去夏威夷度一個長長的夏

除彈藥在你臉上留下的斑駁
處處仍展示出一片昇平
酒吧、夜總會、歌廳
到處都可以買醉

西貢、呵西貢
那些異鄉歌者，披開重重炮灰
亦爭着要到這裏來做秀
神也知道，他們不過想刮些油水

儘管夜總會門庭若市，夜夜笙歌
而乞丐多過秋天的殘葉
且以乾痛的手，向遊人伸出黑鉢
咿呀咿個喂，唱斷了蓮花落
拉斷了二胡弦，也難求一枚叮噹

西貢，呵西貢
你是一個變態的野女郎
風騷、美艷，令人萌生幻想
你是一個淵藪，一塘泥沼
污穢、荒古，街頭遍地是餓殍

沒有人真正懂得客裔同胞的血
許多人都要爭做船長
當他把舵奪在掌中，他即喊出
日子是多麼無聊且寂寞呀
於是乘噴射機到巴黎去賞春花
他的夫人去富士山下整容

鐵鷹的轟響震落了教堂的十字架
聖經被棄於荒野上沒有人理睬
寺院度過了一個又一個清淒的殘季
木魚敲破了也沒人悟出梵音
西貢，呵西貢

你響亮的名字開始顫抖，且漸漸蕭瑟
上帝的靈魂被釘死，神也不顯靈
每一時刻都或許是自己的十三日

你城堞上的裂痕甚麼時候修葺呢
湄公河的流水甚麼時候不含腥味呢
甚麼時候母親們可以帶孩子看花呀
甚麼時候有詩人寫讚美鄉土的歌呀

西貢，呵西貢
你的未來如飄在天際的一朵雲
向左或右，向前或後，行踪繫在風上
或許你是馬蹄蹂躪下的落花
或許你是火窖熬煉中的片片瓦

西貢，呵西貢
西貢，呵西貢……

(一九七一年八月二日於大馬吉中)



無
奈

即使咬緊牙根
即使閉着雙眼 即使
必須唸咒語也要走過
火的道路

讀歷史是一種
沒有重量的負荷
必須濾過成河成河的血
必須戮殺 必須篡位
必須有一隻千里馬
被亂箭射傷而橫屍疆場上
才可編成一部史記

不管火的烈焰千百度
我們總得昂然走過
猶豫無用歎息無用
像滾在二度空間的球
總是掙扎尋找解脫 總是
在槍口下顫抖着
另造生路

斷
奶
的
淒
涼

被流彈的碎片擊傷
孩子 媽媽的呼吸漸漸微弱了
頭上猶潛潛地洩着血紅

夜好濃呵 瞧不見你眸中的驚悸
月冷了 星星冷了
媽媽貧乏的奶也冷了

惟我們的村莊處於戰爭的熱火中
惟我們美麗的山河呀
仍在敵人響亮的廝殺聲中喘息

你餓了 儘量地吮吧
趁媽媽彌留之際
孩子——你就吮盡最後一滴

媽媽走上和你相反的路
今後 孩子呵
你會嘗到過早斷奶的淒涼

孩子 國家不能照顧依
媽媽也不能再哺養你
今後 你的步伐要很健很健呀

罌粟花

——
但願所有的刀都鈍掉，
都銹掉，
奶奶的。
——
沉甸

—沉甸

(一)

菩提又落葉了
聖潔的花已靜靜凋萎
鴿和兔在槍口下顫抖
荒野開滿了罌粟

(二)

望盡天空已不見教堂的尖頂了
磬聲與梵音也成了絕響
疲憊的征馬猶咻咻喘氣
戰士又匆匆磨亮了軍刀
躍上馬鞍 揚起了鞭影
去發動另一場鹿戰

(三)

今夕 彗星橫過空際
那一道如劍的銀色尾巴
曳過多少萬里的風寒和恐怖
古代的神話又在現代展開了
浩劫之後有浩劫 逃亡之後復逃亡
後人在廢墟中踏過前人的歷史

(四)

常常地 有很慘澹的暮
鋪在人們無歡的臉上

瘟疫已在城鎮猖狂地流行
昨天握過的手今天已冰冷
唯戰火殘留的灰燼仍燙手

(五)

先知呵 焚掉你思構的格言吧
人類愛聽炮彈的巨響 齒輪的轉動
像古希臘和羅馬的戰士 像蚩尤那樣
騎着戰馬追趕呼救的奴隸
以顯示他們的威武

(六)

很多人沒有慶祝新年了
很多人的鬍子沒有沾過酒味
飄紅的聖誕也不見滿樹銀花了
人們把歡笑吊在苦瓜棚下
看雲望星的日子
已成不堪咀嚼的回憶了

(七)

天使們垂頭喪氣 宣告去流浪了
海盜的骷髏旗一面又一面升起
女巫露着獠牙 桀然而嘯
計劃以甚麼咒語勾魂
正義擎起了白旗 黑色獲得了勝利

(八)

荒草萋萋
青苔蠶吃着古道

子孫們忘了先輩的墓碑
哭和淌淚還意義甚麼呢
當生命的規律決定於原子的暴力

(九)

活着是多麼地痛苦 在現代
秣馬的歲月 慌亂的歲月
活着是一種無奈的等待
白鴿斷羽 掉進了深淵裏
鷹的巨翅遮蔽了真理的面貌

(十)

號角什麼時候可以沉默呢
槍口何時停止冒煙呢
知慧的長明燈就要熄了
誰將步耶穌背負沉沉的十字架

(十一)

菩提又落葉了
聖潔的花已靜靜凋萎
鴿和兔在槍口下顫抖
荒野開滿了罌粟

(七一年十月十一日・大馬)

成
年
的
悲
調

必須由卵成蟲 由蟲化蛹
到蛻時
已要忍耐吐絲的震顫了

童謠的唱隨禾笛遠去
流螢流向了另一片草原
甦醒時
星光已淡了
而須以九鼎之力
成爲一柱棟樑 支撐起
日和雨的騷憂

而接着就麻木起來
任醜鴉唱暗了黃昏
聽孤們在陽光下演說

但那要比吐絲更大的能耐
不然只好蛻變
成蛾 撲向燈火

小浪人

沒有家 沒有父與母
就那麼多
同病相憐的小伙伴

每天出現在陋巷裡
互是那套破爛的衣著
滿頭癩痢 小臉也超常的醜醜

睜着無神的眸
向垃圾箱的污穢
搜索了又搜索 搜索了

又搜索 企圖從嚙嚙的蠅聲中
發現一片廢銅鉛
藉以捉住一丁點 小小的
生活

偶而也向路人伸手
希望從白眼中 跳出一枚
小小的銀光
迎一個小小的喜悅

他不知道一年中有幾個日子屬於孩子的
他不知道甚麼時候該吃粽子和穿新衣
他不知道牛油麵包是怎樣的味道

題記：吉中馬莫於十餘年前發現一有千年歷史之印度古廟遺蹟，去年中央政府決定聘請名考古學家（包括寮國吳哥窟的 Mr. Louis Contant）策劃重建，撥款二百萬元俾將之發展為大馬旅遊勝地，惜迄今未動工。

某日筆者與友人前往憑吊，時適垂暮，本詩乃筆者當時之感受。

千年的暮

霞彩飄落
紛紛。於是暮
淡了

弱如游絲的斜暈
與斷壁殘垣
作最後的吻別

今日，我立於此
飲暮，餐泣鬼神的浮雕
震顫於這千年的鏽魂
而神不在
而佛已冉冉升天

隔着千重塵埃
今日，我立於此
滾滾的風砂，滔滔的海
千年前，誰立於此？

千年前，周遭的林，和樹
必不同於今天的
而山依舊是山，而太陽
依舊是後羿留下的
那個

暮，殘了
我欲溯暮而上
叱破昔日王朝的傳奇

千年來，多少烟
多少興亡、榮譽
都如暮
遠了

今日，我立於此
讀着歷史，却讀不出
千年的暮，千層奧祕

（七一年五月十二日於西馬吉中）

遲到的重逢

前記：六十五歲的老翁鄭連捷，從千里迢迢的台灣到西馬柔佛的哥打丁宜尋找與他因戰亂而失散了四十四載的舊侶周清華（又名周心芳），今年六月間消息在各報刊出，轟動一時。

鄭連捷即戰前默片時代的名小生鄭超人，曾在多部影片中擔任要角，頗獲佳評。周女士曾在星洲南洋女中求學，對音樂和歌唱頗具心得，年青貌美，是當時的校花。鄭、周二人結婚不久，二次世界大戰遂爆發，鄭因失業，離馬赴上海，流浪大陸各地，後在台灣被日本審兵逮捕，終於與周女士失却聯繫。

想不到事隔四十四年後，在今年六月十六日，由兩位熱心人士安排之下，他們又再相逢。可惜的是，昔日的校花竟成了憔悴枯槁、語無倫次的瘋婦。鄭以爲「心病可以心醫」，以昔日的相片及飾物企圖喚起她過往的記憶，誘她清醒，結果都失敗了。六日後，因入境證期滿，鄭只有帶着愴痛快快離去……。

離馬前，鄭宣稱：基於他的家庭環境及身體健康問題（他有潰瘍症，來馬前一月曾動手術），這也許是他最後一次來馬了，但在道義上，他將盡可能援助周女士，使他的生活過得較合理想。

因此，這齣人生悲劇，似尚未結束。但是，筆者覺得，我們不應只爲這悲劇感嘆涕零，而應把視線投射於悲劇發生的背景上，換言之，我們應當了解悲劇的歷史意義。

二次世界大戰迄今已逾三十年了，因戰禍所帶來、至今仍在發展的悲劇不知尚有多少！而現在，世界

各地亂事迭起，烽火燃眉，人類又把自己推向另一次
大戰的火山口……。

(一)

隔着山，隔着
海和霧
四十四載的相思，落在
烽烟蔓延過的國土

(二)

月已轉，星已移
却擋不住你
尋覓舊侶的意念
儘管雲和路
萬重煙，千里迢迢

(三)

你兩鬢已華白
心，仍是這樣年青
長途跋涉，只爲了想見
再一次的月圓

(四)

揹負着戰後生活的酸楚
回味過往日子裡的溫馨
你以滿懷熱望，重臨這片
慘遭山下奉文姦淫的土地
企圖向她傾吐鬱結心胸
多年來的離情

(五)

自那年你身陷囹圄
你們便沒有了音訊
由于缺乏了溫暖和照顧
那愛情的結晶
就此成了早凋的花蕾 (註)

(六)

迫你們分離的是戰火
慌亂中，她的父親和弟兄
死在軍刀下，而她仍在孤獨中
堅守，對你的愛

(七)

她木然地痴等
向北方。如一
屹立的望夫石
戰火已熄
希望遠方，早日帶回消息

(八)

是由于那絕望，令
她的神經陷入僵化
飲過多的烽烟
使她的心志模糊
是太醞的思戀
使她憔悴，難再甦醒

(九)

原是一朵鮮艷的美蓉
開放在蜂蝶營營的園中
禁不住春的感召
邱比特終於射出了愛箭

(十)

今天，經已煙滅了
那蜜蜂醞釀過的醇甜
在烽火焚劫後的相逢里
你仍冀望，愛的光輝
又再亮起

(十一)

畢竟，你遲到了半個世紀
長長的思念沒法蚕吐一滴
她的心已蒼老，難再激起
早在羞赧的震盪

(十二)

三年零八個月的戰爭
悲劇到今天仍在上演
數載甜蜜的歡聚，只像一個
短暫的黃昏

註：周曾替鄭生一子，五歲時因病夭折。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中重修於吉中

一九七二年

花
開的時候
每一隻蜂
嚟嚟向它歌
每一隻蝶
對它跳圓舞

花
和
樹

花
謝的時候
沒有一隻蜂唸輓詞
蝶也飛向別的花朵

樹
綠的時候
每一個人走過它的蔭涼
總向它昂首
每一對眼睛
戀着那可掬的年青

樹
枯的時候
樹下沒有人再走過
光禿禿的枝桠
呆呆地指着雲朵

朽
木

像日落 那樹的年輪
已在地平綫垂下了

那樹 他拚命回味
遠去的日子
綠過
花過
曾結過多少光榮的菓

葉 將落盡
衰老的根已腐朽
他猶不知恥地
向春天招手

他夢想生命有一天更盛茂
雄姿英發 雪峰上的杉松
他說：
多少獵歌從他的蔭涼走過

他猶不知恥地佔據
那空隙 想搶走整個不屬於他的
春天
(七二年二月廿九日於大馬吉中)

沒有歸期的離別

父親 你離家的晚上
風和雨在簷前爭吵
你的聲音和呼吸
漸漸微弱 說明你漸漸走遠了

你離開母親——離開我及姐妹們
從此 間隔我們的路
便展向兩個極端了

那條伸向碧落的路
寬遠寬遠的路
不知可如想像中逍遙？
踢達踢達的馬蹄聲
消逝在風雨中
父親 你便走在那條路上

那條路上 父親
不知有沒有杜鵑的淒啼？
月的流蘇 花朵的豐瑩？

今後 我們呢
沿你走過近一世紀的軌跡

摸索更多黑暗同荆棘
忍受布鞋與腳跟磨擦的痛苦

(惟你孤寂的心窗已緊掩我無從向你說起)

今後 父親呵
我們不知你去路的泥濘了
只是 我們將堅強自己的意志
如你在家時那樣

(於七二年二月七日父親逝世週年紀)



只須你輕輕一振翼
鴿呀 只須你一聲呼嚕
天便醒了

鴿

晨光照進了叢林
邪惡的花零落
妖魔流浪 巫婆開始顫慄

鈴

只須你輕輕一振翼
鴿呀 只須你一聲呼嚕

我們有救了
鷹隼的夢將被戳破
風暴息止 豺狼琅璫入獄
沒有人訴說一句愴然的怨語

只須你輕輕一振翼
鴿呀 只須你一聲呼嚕
春就來了

荒野茂盛着菩提
枯草從疲困中展顏
生命獲得充實 不再無依

幸福之花

符氣南著「幸福的期待」讀後

幸福 就像一朵
午夜的曇花
難開而易謝
但 多年了
他在等待

有人在涼台上等待
有人在迷霧裏等待
而他 在生活中等待

謬斯 就像一個
愛鬧脾氣的女孩
有時來 有時不來
但 多年了
他的尋找

有人在幻想中尋找
有人在流霞中尋找
而他 在生活中尋找

他知道幸福之花
開在遙遠的前頭
他等待 他尋找
他深悟生活是愛情
也是歌唱

水仙

給妻

(一)

那年，我們把相思子種下後
便擁有詩境的蔭涼了

水仙唐

(二)

我與妳距離得這樣近。近得

我不知道該怎樣稱呼你

水仙哪

(三)

在夜晚，那藉着朦朧的月色

輕輕流蘇到我耳際的

不知道是星子的，還是妳的呼吸

(四)

該不再存有甚麼奧秘的

若妳欲渡無橋，水仙哪

我願以肢體架河，接納妳的蓮步

(五)

一天當我的血液漸漸凝枯

我最後呼喚的名字

一個是水仙，另一個，也是水仙

黎 明

經歷了一段苦守
結十月結胎的母親
蓓蕾 終於徐徐綻放
彷彿有一聲巨響
山崩地裂 爆開夜
擊倒阻路的邪魔
以清脆的鴿鈴喚妳

鳥兒呀快快醒來
露珠呀別在草葉上打盹
千載難逢
這匆匆的一刻

之前 那是黑暗世界
惡狼霸道 吞噬了正義
之後 乃熊熊的火季
全箭欲制 萬物於死地
之前 那是蠻荒世紀
混沌初開 猛獸統治着大地
之後 落入了兵荒馬亂時代
由雪白的刺刀到核子的威力

守住吧 守住這黎明
守住這千載難逢的和平

(一九七二、六、八日刊于新年代)

詩人，
你站在那裡

野花在荒原裏微笑
碧樹繁衍成林，站在野地上引風招展
小溪琮琤的歌曾驚動過獵人的足跡

呵，詩人，天地蒼茫間
你站在那裏？

走捷徑的在華廈裏逍遙
巧言善變者站在最高的講台上
乖戾的鷹在藍睛裏展翼

喘，詩人，幾千年來
你總站在風裏！
(七二，五，卅一夜。)

馬的悲劇

原屬於莽莽原野的
而今囿於文明的圈
你的蹄跡
互是那一個副定的圓

回憶昔日 在邊疆和域外
你的祖先們日馳千里
橫跨滾滾的黃沙地 衝鋒陷陣
吐氣如虹 那種榮耀和駿姿
徐悲鴻也擲筆長嘆

那年 在西方
特洛城的那場鏖戰
你的聲威 揉成了海倫的花容
而東方 東方有你悲壯的故事
八千里路雲和月
風蕭蕭兮易水寒
伯樂最初發現你 在古代
如今你的存在決定於電眼

奔跑 嘶叫
只爲了主人的一撮肥草

圈外 衆人狂呼

衆目的焦點 落在你背上的數字

你無法臆測自己的命運

下一刻 主人牽着你迎接衆人的

是鮮花 抑或備受揶揄和謾罵

下一刻 你不知道

是鎂光燈在你身上閃耀

抑或一响槍聲 一顆子彈

成爲你的終點

(七二・四・廿五・吉中)

水 草

在紛憂的塵世中
我們只是一束水草

在深淵死寂的一角
沒有陽光來照射
蒼天改變了面孔
誰也不肯接受一句哀告
讓我們觸及溫暖

我們只是一束水草
水的冷冽伸入了葉莖
勢力的魚遠遠逃避
世界已把我們遺棄

只是一束水草 我們
注定被摸魚者踐踏
爲什麼我們不是
一朵花被人人欣賞呀？不是
一棵果樹讓人人品嚐

呵 上帝
奉誰的意旨
讓我們無花
讓我們永遠不果
且在默默中死亡

變形蟲

每一個人
只像一條變形蟲
那樣微小

只有在顯微鏡下
才能見到的生命
活著 原是一種悲哀

遠遠即聽到了炮聲
上前綫去
以血肉之軀擋槍彈
沒有人看見

竭力嘶叫 吶喚
甚至投進爐火中
不姑息自己的生命
也沒有人看見

衆人看見的
是巍然的山峰
是龍
是鍛彩的鳳

只有龍和鳳
在歷史中鶴立
成爲雕像 且戴上許多形容詞

而變形蟲是我 是你
註定要游移污水中
不被視肉眼看見
更無法雕琢自己的塑像
(刊于島嶼季刊)



夜的側面

輪齒與輪齒的貼咬聲
停下了 那些機械化了的人
正恨着殺不死一個
漫長又蒼白的下午

太陽落下
黃昏星乍現 燈族
以撲克的臉孔登場
將有一個谷 那時
在夜之角隅張罔
那谷 沒有尺可探測
蔓延多少噤黑暗

車塵震落了乞丐手中的鐵鉢
罵聲驚醒了陰溝里的土撥鼠
這已不是盛唐
沒有李白 也不是寫詩的時代

像吸血的水蛭一般
舞廳門前的裸體廣告
欲吸乾三街六巷的人潮

以強調自己的性感
惟莊周始終訕笑
那是一種洪荒的愚昧

少女失蹤的消息
（這早已不成爲新聞了）
昨天才在報上讀着
今夕她已掉進了深淵
縱有十萬 C C 聖水
也換不回她的
春天

裝置路燈原是一
種奢侈 在冷寂的窄巷
男孩們沉醉地吸着
花蕊中成熟的微菌

雖然引擎忙着 車忙着
向夜亂拋媚眼的霓虹燈忙着
垃圾箱里的蟑螂 螞蟻
也忙着 每一個人
心境却像一支真空管
空虛 而且寂寞

夜 讓那些痛苦的
永遠痛苦 讓那些貧困的

永遠貧困 讓那些活動於黑暗的
永遠無法會見陽光

太陽落下
冰河期的月
冉冉升起 星星抖擻
在萬里的風寒里

呵 到了熄燈時代
人獸的概念已淡
病菌在子宮里蕃衍

夜的臉孔
像張張濺滿墨漬的帨

(七二年四月十三日夜重寫)

一九七三年

向更深的林間

不是池畔垂釣的那種等待
不是小鹿追逐的那種歡樂
生活 是一場驚險的奔跑

在生活的林下
你是一頭受傷的獨角獸
在獵人的射程內顫慄
而你必須
忍受着血肉的哀痛
支撐起軀體
奔跑 向更深的林間
前面有同類虎視眈眈
後面是獵人冒烟的槍管
你不能歇息的
你不能歇息的 即使
千斤疲憊
由四肢蔓延至脊髓

在生活的林下
你是一頭受傷的獨角獸
總得踢開障礙 躍過陷阱
奔跑 向更深的林間
直到一天你和呼吸一起躺下

(五月廿五日・馬來西亞)

(一)

總有一些病
令醫生們束手
否則 躺在墓裡的
一定不是慘白的骸骨

(二)

且勿聽文種瓜得瓜的謊言
欲成正果的
只是對同類進行戕害

(三)

當果實墜落的時候
那香甜的氣味是感人的
但誰知道菓樹開花時的痛苦？

(四)

我們無法遏阻
時間向我們推過來的浪
生命有一天總要歸向海

(五)

倘愛即是一種快樂
耶穌何須背上沉沉的十字架？
若生命只是呼吸的延續
走了千里路
你仍處於最初的那點

(六)

快樂只是一朵曇花
一眨眼即枯萎了
痛苦是千萬朵百日紅
盛開在我們心裡 久久不謝

荒地

給
眉
眉
和
珊
珊

以美妙的躍水之姿
妳們降落
在林族的這片小小荒地

缺乏土地應有的元素
沒有樹木的蔭涼
這片小小荒地已貧瘠了
許多年代

妳們 也許選錯了降落點
也許妳們應落在
草花吐艷 百鳥爭鳴的林間
但我和她樂於迎接
妳們最大的錯誤

沒有牛奶樹
沒有金萍菓
但妳們說喜歡這片小小荒地
不因爲可以無憂地遊戲

而是那棵樹
可以搖落成熟的愛菓的
那棵樹
在這片小小荒地生長

樹
的
期
待

寫
給
自
己

花的旺季
遠了
探星的幻想
也遠了

泡了三十二年
沒有彩霞的日子
綠髮開始褪變
禿的預感已漸漸鮮明

在更深的雨夕
常在雷聲陣陣中驚醒
而閃電的光影中 似有
同伴斷臂折頸的的哀嚎

今後 或許會有更狂的雨
或將遇上龍捲風
但我仍企立 我的臂膀
仍向未知的永恆探搜……

時
間

眨眼間
黃昏的腳步
近了

說過的話
仍留在唇邊
而記憶已淡

那年 你吹奏的牧聲
餘音尚縈繚空間
而牛羊不見
草也凋萎

進站 出站
總是匆匆如列車
而悠長 悠長的是塵途

明天 唉明天
雞蛋花又開滿墓地

一九七四年

摔角

活着 在現代
原是一種悲哀

斷奶之後
鐘聲就響了
於是被牽上擂台
向風 向雨 向艱苦
向巨浪一般的逆境
作一場生與死的
決戰

台下 成千成萬的觀眾
助威的 喝倒彩的
都把你的血肉當骰子
在緊張的剎那
作孤注的一擲

你總得在台上
和風雨和艱苦和逆境
作無限期的競賽
而歡迎你的 在下一刻裡
乃一頁黑色的喃喃

活着 在現代
原是一場摔角

一九七五年

第一首

那棵樹

時間的塑像

那棵樹

那棵被時間的巨斧

砍伐過的那棵樹

枝和葉

已零零落落

它的周遭蕪草萋萋

它的根鬚

已被風雨腐蝕 它已

老得不能再開花

它再不能以香氣

招蜂和引蝶

鳥兒們啾啾那個唱

很久很久

不到夢中了

那棵樹 年輕時

它挺舉的大傘

曾改變過

風暴的方向
使無援的 虛弱的生命
接觸小小的溫暖

也曾悲傷過
年輕時
它痛苦結出的菓
青青地
便遭無知的孩童打

今天 那棵樹
它甚麼也沒有 只留下
時間的巨斧砍伐過的
累累傷痕

第二首

時間不會記得妳

啊！海倫
那一年
妳的容兒
使玫瑰羞於開放
戴安娜迫得躲藏

歷史會記得
特洛埃那場鏖戰

木馬屠城的悲哀
但是 時間不會記得妳
海倫

每日從妳身邊走過
撫妳的秀髮 吻妳的紅唇
但是 海倫
時間早將妳遺棄

啊！海倫
今天 妳的花容
與不經研究的塵埃爲伍
妳的軀體
已蒼老成化石

第三首
海邊的故事

(一)

潮未起時
沙岸一片潔白
天地處於混沌初開

一群幼年的男女童孩
在沙灘上蹦跳着拾貝壳
他們不知海水緣何總是鹹的

(二)

潮起時

海水吞掉了沙岸

天地變得闊大而渺茫

幾對青年男女

男的健壯 女的豐滿

浮沉於驚濤駭浪中

(三)

潮退後

又露出那片潔白的沙岸

沒有了朗笑聲 遠近空蕩蕩

只有一個佝僂白髮的老公公

和一個手持柺杖的老婆婆

行在沙岸 足印踩得好深好長……

第四首

兩種觀念

年輕時

他擁有大量時間

他說：「我不要

我要寶貴的金錢」

於是

時間一聲不响地
從他的指間
悄悄流走

很快地
他擁有了大量金錢
他說：「我不要
我要寶貴的時間」

但是 時間再也不能容忍
隨送他一頭白髮
和一束雞蛋花
且在他的墓碑上寫着：
一個曾輕視時間的人

第五首
人生

揮別了屬於露珠的清晨
朝陽自東方冉冉昇起了

不久 炙熱的太陽
曬得我們頭昏昏
却不給半句慰語

然後就黃昏了
我們小憩 抖一抖汗珠

踉蹌地 一步一步
走入黑暗

第六首

晚

踏過幾許風沙路
太陰烤黑了你肌膚
日子在你臉額植下蒼苔
於是 你感到累了

從清晨工作到黃昏
種了一些青青的菜
植下幾棵仍待時間培育的果樹
你的步伐已蹣跚

總是還有一些未完成的心事
一些希望等待開花
可是 你已累了
沒有抉擇 你默然走入那片蒼茫

思
緒
兩
題

(一) 石造的

有的人骨頭輕如棉絮

有的人 如漠北牧羊的蘇武

他的骨頭是石造的

在風雨中

在歷史中

石造的骨頭

屹立不動

(二) 最後和最初

當巫婆撒下了第一顆

戰爭的種子

人間一切的罪惡

由此而生

誰將收割最後一顆戰爭的種子？

當巫婆哭喪着臉

結束了最後一場戰事

狐狸也吞下了

最後一個發霉的罪惡

那時候

地球回到了最初 只留下

一個亞當 另一個夏娃

(14, 10, 75。大馬。)

印度孩子

在國際新聞圖片上
他與基辛格爭版位
也許是不懂 或許根本不臉紅
他說 馬額馬當年也這般赤裸

血液銀行空虛就空虛吧
他連年貧血
腹內蛔蟲繁殖 繁殖 繁殖
令醫生們束手

衛星已出站了
佈不會看見
馬額馬自然也不會看見
而喜瑪拉雅山腳的小鹿
被迫流浪
到恆河邊來汲水

當今日
有人哭哭啼啼地研究
海水如何代氣油餵機器
他却幻想 恆河上的沙
粒粒是白米
(29.9.75.美農)

甚
麼
是
不
朽
的

告訴我甚麼是不朽的
樹的葉子每天都在凋落
夜晚的風沒有一刻不改變方向

告訴我甚麼是不朽的
去年的花 今年的草
到了明年還能看見嗎？

凡有生命的都會死亡
凡佔有空間的都會腐化
所以海潮不斷敲擊岩石
時間分分鐘割着我們的臉容

不要羨慕星子
有些星當我們見到它的光亮時
它早已不存在了
告訴我甚麼是不朽的

(七五。十一。二日)

那
一
片
叢
林

那一片叢林
茂密而深邃
鳥兒終日在林中啾啾
我們只在林邊趕路

那一片叢林
蔭沉而神秘
不知道林中有甚麼寶藏
因為進去的人都沒有了消息

林外一片傾扎和紊亂
陽光毒熱而耀眼
但沒有人願意走進林中
雖然那兒終日可以靜靜地休息

那一片叢林
茂密而深邃
總有一天我們要走進林中
不管你願不願意

28 · 10 · 75 · 美農

(一) 喜鵲

「吱———一喳
吱———一喳」
大晨早 那喜鵲
就在樹上鬧

好多人愛聆聽
那聲音
並深信會有好運

其實 大家都受騙
喜鵲 喜鵲
你的歌
幾時帶來過喜悅？

(二) 烏鴉

「呀呀……
呀呀……」
每一對耳朵都抗議
烏鴉的叫嚷

於是 當他在
知慧的動物頭上
開口 報賞只是一聲
「嘜！」

啊！烏鴉

你唱霉的 不是人類

你唱霉了自己

(三) 鸚鵡

費了好大的苦心

終於學會了一句

「哈囉，請進，請進」

鸚鵡獲得主人的寵愛

神氣活現起來 自以為

懂得人類的文化

牠懵懵然

喪失了

自己的語言

(四) 啄木鳥

「篤篤篤——

篤篤篤——」

啄木鳥 你的唱

一陣呼喚 一片鑽木聲

啄呀啄 鑽呀鑽

有人當你樹醫生

但你盡選落發的樹

唉！樹醫生
也是生活
叫你如此拚命篤
(3 0 . 1 2 . 7 5 . 吉打)

(五) 斑鳩

「咕嚕嚕……」
咕嚕嚕……」
在籠中
那斑鳩 歌唱
呼喚牠的同類
——沒有鳥兒知道這是個陷阱

一只自由的斑鳩
飛來了 想與牠為伴
但一近鳥籠
一張大網向牠當頭罩下

引牠入圈套的
也是斑鳩 牠的同類

(六) 麻雀

「唧唧唧……」
唧唧唧……」
你的叫聲 小麻雀呀
與烏鴉的同樣單調

可是 你總來去自如
在人類傾軋的世界里
與他們相處 一起生活

啄他們的谷子
在稻田間
吞佈們的飯粒
在廚房里
不必困於籠中而失自由
不必遭受槍口的威脅

麻雀 麻雀
你懂得生活的哲學

(2 0 . 4 . 7 6)

一九七六年

生命的浮雕

(一) 樹與葉

豎立枝頭上
的英雄們
綠化了那樹

它們不會
永遠是英雄
很快 時間遞換了它們的綠衣
淒涼地飄落後
來不及掙扎 已被
掃進了垃圾堆

那樹依然盤踞着
依然綠傘迎風
但它早已忘了那些
死亡了的英雄們

我們也像片片葉
豎立枝頭上
餐雨露
等候
大晨早走過的清道夫

(二) 活潑的另一面

你滿臉塵埃

媽媽呢

媽媽去清潔別人的孩子

爸爸頂一頭驕陽

流汗又氣喘

找三五夥伴

去林里射鳥吧！

或造陀螺 斗豹虎

甬想科學化的玩具

在你身上

蚊子

叮不出骨痛熱症

芒刺奈何不了

你的赤裸

爸爸和媽媽

忙是夠忙了

但生活鍊就的鋼刀

竟殺不死

長年的赤貧

(2 3 . 9 . 7 6)

樹
與
鷹

當我第一次攀上那峰頂
一棵樹 向我誇展
它的青春與豐滿

它高高的立姿
只有那山峰可比擬
它粗壯結實的手臂
只有冲天的兀鷹可觸及

當我第二次攀上那峰頂
那棵樹已垂垂老去
葉片不知何時一一墜盡

風雨如箭 歲月如刀
一出鞘 刀已砍下樹的年華
鷹驚四散 消逝了踪影

(2 3 . 5 . 7 6 . 吉州)

農夫與暮

夕陽掉落山溝裏啦
昏鴉捲了 忙找棲身點
農夫雙手猶緊握鋤頭

「小小羊兒回家啦
呀嗨 呀呀嗨」
牧童在山邊唱着

農夫的汗滴已漸漸乾了
他雙手猶緊握鋤頭

他想用鋤柄頂住
那疲乏的夕日
他想要在鋤幾小時才回家

(1 3 . 5 . 7 6 。 吉 打 。)

城 夜

月與日早換班啦
聲噪依然從四方八面
向街衢暴躁奔來
不住眨眼的燈簇
一再掙扎後已顯疲困
但仍掙不脫那些零亂的嘶嚷

其實
在繁華城內
除了不上班
無所謂日與夜
人們依舊結領結
忙他們的忙
爲了一個約會 另一種生活

湧進 湧出
人口的報數展覽在街口
但每一顆心均孤獨
每一顆心
依然無援
且冰冷如岩石

貧民窟內
有初生的嬰孩
被老鼠咬斷了耳朵
捕了又捕的舊衣裳
雌鼠拖了去筑鼠窩
而紅樓的天台上
痴肥的貓
在無聊地打盹

毒蟒吐霧

惡魔張開血口 四處游移
刀劍的鋒刃向着飢渴的靈魂
聖潔的被覆以屍衣

(2 4 . 1 0 . 7 6 . 吉 打)

(一)

不會乾枯
那一條河 互古流着
向人類心靈的深處
潺潺流過 擊石而歌

不
枯
的
河

不因雨旱的影响而漲退
不因嚴寒的冰凍而斷流
那一條河
不受環境的污染
從古迄今 流着
多少人類的文明

那一條河
水深而流急
在河里 競游
不要想及榮華富貴
也別想奪甚麼牌獎

(二)

在中國 在蓮茂的盛唐
李白以凌波仙步之姿
躍進了那一條河
只撈到月之倒影
杜甫不解人間的疾苦

欲渡河建廣廈千萬間
而他的孩子死後要別人收葬

在歐洲的英國
莎士比亞以燦爛的十四行
以威尼斯商人等多個動人的
故事 成了那條
互古流着的
不枯的河

在馬來西亞
我們有文西·鴨都拉
在荒蕪和孤獨中
他游過那條河
讓我們的心靈 在今天
獲得了慰藉

(三)

不會乾枯
那一條河恆古流着
從這國流向別國 從這洲
流向另一洲
傳達人類的文化和情感

許多人在河里游泳
爲了一種精神所感召
躍水時的目的雖雷同

但向來沒有幾人能
堅持及對岸

或許只存着一個幻想
以爲那條河
河水又暖又清
正好顯露身手
但急流和漩渦幾令他們溺水

(四)

那一條不枯的河
茫茫不見舟子
沒有碼頭
沒有設任何擺渡

你必須接受逆流冲激
經歷河中怪石之磨鍊
以一個冷靜的頭腦
一顆淨潔的心
熬盡無數白天與黑夜
方可抵達對岸

不會乾枯
那一條河 亙古流着
那是維繫人類精神以不墜的
文化的河
不朽的河

(2 9 . 1 1 . 7 6 . 吉 打)

當別人在鞭炮聲中歡渡羊年時，我則埋頭整理這本詩集。

這是我的第二本詩集，距離1966年所出版的“小城戀歌”，已經25年了。

25年不是個短日子。25年前，自己還是一名對愛情充滿着幻想的單身漢，有青春和朝氣；今天有了妻兒，而且兒女都已成長。這証明了25年歲月的演變多麼驚人！

缺乏才氣與魄力，使自己無法在創作上取得多大突破。但是，幾十年來，我對文藝的熱愛與執着始終如一，也從不後悔長期與謬斯交往。

無論在甚麼朝代甚麼時候，文藝這條路都是很寂寞的，新詩更然。當我於1973年出版了“冰谷散文”之後，便有意整理一本詩集，並托林瓊兄向新加坡一家出版社接洽，但對方只垂青我的散文。

1982年“大馬華文作協”推出“作協文庫”12冊，我有幸被列在文庫作者名單內，歡欣之餘便呈上一本詩集，但是主編方北方先生却囑我另寄散文，終於“流霞·流霞”獲得面世，詩集再次被冷藏。

心灰意冷之下，把詩稿往舊書中一塞，再也不去翻它了。

1987年我離開蟄居了廿多年的橡林，想呼吸一下城市的空氣。沒想這一走竟落魄江湖，四年間換了幾個工作環境，五度搬家。而每次搬家，自己總是身在異鄉，一切搬運的工作自然落在妻子身上。那些又重又不值錢的舊報紙與書本，搬家時就成為妻子埋怨的對象。

這期間，避免再搬家時收拾的麻煩，書本全部裝在紙盒裡。至於這本被冷落的詩稿，與那些書本擠在一起自己也不去注意了。

去年六月杪，我參加在曼谷舉行的“第四屆亞洲華文作家會議”。會議中，不少作家把他們的新著分送給予會的文友，使我又再有再出版一本詩集的衝動。

慧適一向在出版界，當他知道我的意念時馬上囑我回國後將詩稿交由他出版。所以，當時我心中帶着無限興奮與希望。

可是，這興奮與希望在我回國後便消失了。

不是慧適毀言，而是自己在生活上再一次遭遇挫折。身為生意上最大股東，在不經開會不具任何理由之下，職位即刻被人取代，平日稱兄道弟的朋友終於顯出了狐狸尾巴。我沒有反抗，沒有爭嘈，我始終抱着友誼比金錢重要的人生信念。

當為柴米油鹽煩惱時，自然不會想到這本不能充飢的詩稿。

在沒有選擇餘地下，我在去年七月廿四日凌晨，收拾了幾件舊衣服，撿了一些解悶的書本，悄悄地離開了吉中的大年城，一飛冲天，萬里投荒，在沙巴的深山裡隱居。

感謝羊年，讓我有個短短的假期與家人團聚。回家之後什麼地方也沒有去，只呆在家中整理零亂的書本。這本發霉了的詩稿便這樣被翻了出來。年初二那天，一時心血來潮掛了個電話給慧適，他決意要替我出版這本詩集。

25年的心願得以兌現，這無疑是羊年給我的一份最佳禮物。

我用了兩天兩夜，把詩稿重新挑選、修定，發現25年來自己雖然寫得少、寫得慢，但是如果將所有的作品編成一集則篇幅過多，斟酌之餘惟有從1967年選到1976年，把十年作為自己在寫作上的一個駐點。

我投稿的園地包括新加坡的“新社文藝”“新加坡月刊”“島嶼季刊”，香港的“當代文藝”及我國的“蕉風月刊”，報章副刊則有“星洲日報”的“星云”，“南洋商報”的“新年代”“讀者文藝”“綠原”，“新明日報”的“青園”，“大眾晚報”的“大漢山”等等，其中不少刊物和副刊都先後停刊了。

有時一位編者對作者的影響是相當大的。1971和72兩年，我在謝克先生主編的“新年代”寫得最勤，本詩集近乎一半的作品都是

刊在這個副刊的。其時越戰正烈，我發表了一系列描述慘酷戰爭的詩，引起一些讀者的注意，詩人靜星還在該刊寫了一首題為“小鷄的控訴”的詩，副題為“鳥鵲的喜悅”讀後感，認為我的戰爭詩內容主題不夠積極，其後我也寫了一則“文藝創作的苦悶”作答。限於時代背景與國情，一個詩人對戰爭所作的反映是很有侷限的。

也真是巧合，這些在越戰時寫下的作品，當有機會編輯成書時，人類又處在另一場戰爭的陰影下。從越南到波斯灣，時間相隔了20年，舊的傷痕復原，斷瓦頽垣也未重建，新的更慘烈的戰事又再困擾着全世界。這次受害者除了人類本身，還包括了其他自然生態。

除了戰事，我的筆觸也落在其他悲劇性的題材上，如“朽木”“馬的悲劇”“水草”“變形蟲”“夜的側面”“向更深的林間”“甚麼是不朽的”“那一片叢林”等篇，都是筆者對某個意象在沉思後一種落寞、無奈的反射。

慧適在繁忙中，除了策劃出版之外，還為本詩集作序，本書能夠順利與讀者見面，他居功至偉；一些刊登在新加坡報刊的作品，多蒙林瓊兄長期收集剪寄；還有為本書設計封面的畫家張培業兄，以及給予習作發表機會的報刊編者，也在此一併致謝！

(2025.1991，辛未初九於沙巴聯邦可可園)



作者其他著作

1. 我們的歌
（新詩合集，1962年）
2. 小城戀歌
（詩集，1966年）
3. 冰谷散文（1973年）
4. 流霞·流霞
（散文，1982年）

如玫瑰 早凋的蕾
沒有陽光
沒有雨露的栽培
——早凋的花蕾

你的未來如飄在天際的一朵雲
向左或向右，向前或後，行踪繫在風上
或許你是馬蹄蹂躪下的落花
或許你是火窖熬煉中的片片瓦
——西貢，呵西貢

菩提又落葉了
聖潔花已靜靜凋萎
鴿和兔在槍口下顫抖
荒野開滿了罌粟
——罌粟花

他想用鋤頭頂住
那疲乏的夕日
他想再鋤幾小時才回家
——農夫與暮



ISBN 967 - 63 - 0151 - 5